



中学图书馆文库

励耘家书

—— 陈垣与子弟

陈智超 编注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中学图书馆文库

励耘家书

—— 陈垣与子弟

陈智超 编注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hinese 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励耘家书：陈垣与子弟 / 陈智超编注。—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4.1
(中学图书馆文库)
ISBN 978-7-108-04728-1

I. ①励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陈垣(1880~1971) —
书信集 IV. ①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9534号

责任编辑 曾 诚
装帧设计 蔡立国
责任印制 徐 方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)
网 址 www.sdxjpc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
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4
字 数 230千字
印 数 0,001—5,000册
定 价 40.00元
(印装查询 010-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-84010542)

写在前 面

陈垣先生（1880—1971）字援庵，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人，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教育家，在宗教史、元史、年代学、校勘学等许多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，主要著作有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、《校勘学释例》、《史讳举例》、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、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、《二十史朔闰表》、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及《通鉴胡注表微》等，受到后辈学人的景仰；他从教七十余年，1926年起担任辅仁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，直至去世，造就了众多的人才。

陈垣出身于药商家庭，自幼好学，并无师承，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。他的父亲陈维启（1855—1909）虽是一位商人，但对陈垣的读书，从不吝惜金钱，后来陈垣感激地回

忆说：“余少不喜八股，而好泛览，长老许之者，夸为能读大书；其非之者，则呵为好读杂书。余不顾也。幸先君子不加督责，且购书无吝，故能纵其所欲。”其父别号“励耘”，陈垣后来把自己的书斋命名“励耘书屋”，显然有纪念这位极力赞助自己读书的父亲的意思。

《励耘家书》收录了陈垣与子侄及孙辈的往来书信，从1927到1966年，时间跨度近四十年；其中尤其以陈垣与长子陈乐素（1902—1990，历史学家）、幼子陈约（1909—1999，书法家）的往来信函最多，分别有一二百通，篇幅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九。这两组家书除了谈及家事，更多的是有关读书、治学、修身、做人的亲切指导，有很高的阅读价值，从中可以切实领会到前辈学人立身行事的品格节操，还可见到所谓“家学”的真实内涵。陈垣常在家书中指点为人、为师、为学的道理，如在给陈乐素的信中说：“身体疲劳，应以心理调节之。凡遇苦境，皆须作为一种练习，欣然接受，不可无此修养也。不然，血肉之躯何能抵敌种种苦患耶？”又说：“初教书，先要站得稳，无问题，乃安心。要学生有精神、生趣味为要。凡说学生懒学生闹者，必教者不得法之过也。”

幼子陈约常年独自在广州生活，学无师友，在家书中陈垣

对陈约的指导更为严格，为了督促他学有专长，有时批评得甚为严厉。陈垣嘱咐道：“单是读书写字，算不得学问，有事业做便是学问。”一次陈约信中说近来醒悟当戮力读书，“然岁数已大，人事日繁，思虑一多，心何能专”？陈垣批复：“即此更不必读书，又想读书，又多思虑，一肚俗气，何能读书？读书要挨得饥，抵得冷，并受得世人讥笑，方能成学。”

在陈约选读何书以及读书的具体方法上，陈垣也随时点拨：“《书目答问》一书不可不备，卷末有清朝著作家姓名，尤须熟看，至紧至紧”；“师承不易得，最好将《后汉书》与《三国志》同有之传，如董卓、袁绍……等十四传，以《三国》为底，与《后汉》对照，看《后汉》如何改作，即可悟作文及改文之法”；“最怕浅尝辄止，各得其皮毛，则废物矣；人不可一日闲，心必须有所注；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则废人矣”。

“学问要就自己环境，如果家藏书籍丰富的，则宜于博览；如果家中书籍少的，则宜于专精。”这样的教诲在家书中还有许多，对于当今的年轻读者而言，也是深有意味的金玉良言。

本书选自陈智超整理、编纂并注释的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（增订本，三联书店2010年）。陈智超先生1934年生于上海，是知名宋史学家，陈垣之孙、陈乐素之子，新会陈氏史学的第

三代传人。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的家书部分原有书信近 400 通，本书仅略去零星并无实质内容的书信，“与陈约”和“与陈乐素”两个主要部分并无删节，意在让读者把握完整的内容。至于家书和陈垣书信的全貌，还望参阅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（增订本）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2013 年 8 月



陈垣先生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门前

有如是事，輕而能開鋪立業者，故斷定非百年，而為九十
年始為事實云云。餘容後稟，專此即請。

金安

先約謹稟

六月廿六日

海亭公中於未慶章末，而二二，卒於克修，而二七，
大兄於克修丁丑，而二七，海亭公卒時，大兄才二歲，
三歲，便下而大兄文正，傳說不足據，事在昔。

間張姓道克修丁未，則已年為六十，間張姓道克修丁
酉，則已年為一百，應以多謝，初為誤，豈得為告哉。

明季滇黔佛教考序

中國史學，莫盛於宋，而宋代史家之著述，於宗教往往疏略，此不獨由於彙觀之偏蔽，且其知見之狹陋，有以故之。元明及清治史者，主學識，更不逮宋，故嚴格言之，中國之史，中數無完善之宗教史。然其有之，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先生之著述始。先生先後考釋摩訶佛教諸文，海外外學者咸已誦讀而仰慕之矣。今復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，寄宣格讀之，並命綴以一言。宣格頗喜讀內典，又旅居滇地，而於

先生是書，微引之資料，所未見者，殆十之七八。其搜羅之勤，聞見之博，若是之識斷之精，體製之善，亦同先生前此考釋宗教諸文，是又讀是書者所共知。無待於贅言也。抑宣格讀是書，竟別有感焉。世人或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，是以二者不可參互合論。然自宋史實所昭示，宗教與政治，終不能無所關涉，即乾先生是書所述者言之，明季永曆之世，滇黔者當日之輿地，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。故恒觀先聖擊之除，以道微一隅之地，稍略能草馬城文化之精爽者，

蓋由於此。及明社既危，其地之舉人諸士，相率進逃於禪，以全其志節。今日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，以考其人之水火，未末，雖曰宗教史，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。嗚呼，昔晉永嘉之亂，文惠帝始欲過江，與一僧道人為侶，謀曰：用義義在江東，恐不辦侍食，便共立心無義。既而此道人不成渡，愍度果講義積年，從此道人嘗得愍度心，無義耶可立，治此計權教，既耳無為道員如來也。德丁丑之秋，宣格別先生於燕京，及抵長沙，而金陵瓦解，乃南馳蒼梧摩海，轉徙於滇。

池海海之區，亦將三歲矣。此三歲中，天下之變無窮，先生謫居，著書於東北風塵之際，宣格入城，已食於西南天地之間，南北相望，幸俱未樹新義，以負如來。今先生是書刊印，將畢，宣格不獲躬執收讎之役，於果山北海之身，僅遙目為里海山之外，寄以序言，藉告世之喜讀是書者，雖實為之，執金教之，豈非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，而終不能無所關涉之一例證歟。民國二十九年七月，陳宣格謹序。

导 言

1985年我为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写了一篇编注者前言（此文1986年发表，但《书信集》则在1990年出版）。这篇前言的正标题是《五十年中国史学的一个侧面》。我在文中叙述了保存、抄录这些书信的曲折过程，编注这部书信集的方法和所做的工作，以及这部书信集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：一、为了解和学习陈垣先生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，二、为了解和研究近现代中国学术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，三、它也是近五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2010年我为《陈垣来往书信集（增订本）》又写了一篇前言，副标题是《兼论书信的利用与整理》。前言除了介绍增订本补充的大量书信之外，还总结了我二十多年来编注、整理自明代前期至上世纪60年代三千五百多封书信的经验教训，与

读者共享。

现在我为《励耘家书》写的这篇导言，着重介绍它了对了解、研究陈垣先生生平的特殊价值。

陈垣先生作为一名学者，有专题的学术日记。比如 1939 年在故宫阅读《嘉兴藏》，他记录了每次阅读的时间和所阅僧人语录的名称及要点；写作《通鉴胡注表微》，他记录了每篇的完成时间和交付排版的日子。

他作为一名教师，有详细的教学日记，记录课程的名称，授课的教室，每周讲课的时间，以及每次上课的进度，作业和考试的题目。他对每名学生每次作业的评语及分数，一一登记，以掌握学生学业的进步和检查自己教学的效果。

他对重要的通信也有简要的记录，用专纸分人登载来往信件日期及内容。这里所说的“重要”，是指通信的内容重要或有特殊性。这样的记录现在还留下几份。

但是陈垣先生没有记生活日记的习惯，既没有那种准备发表的日记，也没有那种只供本人保存的私密日记。他也没有写过自传，所填的各种履历表，只是简要登录自己的经历。因此，他给后辈的家书，对了解、研究陈垣先生的生平就更有特殊的价值。

他的家书除了有专纸登载来往信件日期及内容以外，还有特殊的处理方式。一是在后辈年轻的时候采用对来信批复的形式。这种批复，有的在行间，有的在天头，有的在信尾。一是在复信的时候，将有关家事的内容和论学、论教等内容分开，所以有时在同一信封内有相同日期的两封信。

家书中所谈家事，就是陈垣先生教育后辈如何为人处世。这必然牵涉到父子关系，家庭关系（包括夫妻关系，与其他子女的关系）以及与当事人的关系。它的内容有私密性。所以他一再嘱咐后辈：“家信不可与人看”，“家信有妨碍及伤他人感情者，阅毕记之，即须焚毁，免伤感情也。切切”。时移世易，七八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私密，有些早已不成秘密，或者今天即使公开，也不会造成对当事人的伤害，而这样的资料，对了解和研究陈垣先生的生平，自然有独特的、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其次，家书中表达的陈垣先生对当时形势的议论，是实时的记录。至于家书中对往事的回忆，也是写信时的回忆，并由他亲手记录，有很高的准确性。

家书中关于教育子女做学问、习书法、当教师的内容，都是陈垣先生自己多年的切身经验。他对此非常重视，当作函授教材，嘱咐子女妥善保存。

在这里，我深切感谢叔父约之先生。尽管家书中有对他严厉斥责的话，而且有些显然是出于误会，他还是把它们保留下来，当作是对自己的鞭策。他还把这些历经磨难保存的家书，毫无保留地供我阅读、抄录、研究，并在他生前发表了一小部分。我还要深切感谢端仪婶，在约之叔去世以后，她经过慎重考虑，将这些家书的绝大部分给了我，使我得以从容整理，否则，这批原来杂乱无章的家书是不可能达到发表水平的。

当然，我们说家书对了解、研究陈垣先生的生平具有特殊价值，并不是说其他资料就没有价值或没有重要价值。作为一位大史学家和大教育家，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已融入他的生命中，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所有关于他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材料，对了解、研究陈垣先生的生平都有重要意义。

我还要强调，在利用家书的时候，有时需要综合几封书信，或者与其他资料联系起来考察，才能得到最大的效果。比如，1934年8月至1936年4月，陈垣先生与约之先生中断通信一年多，综合两封家书可以知道，解开这个疙瘩的是陈垣先生。他先写信给先父乐素先生：“约有来信否？有何议论？近来书教得好否？余实无日不念之，但前年激得我太利害也。”乐素先生将此语转告约之先生，约之先生去信检讨，从此父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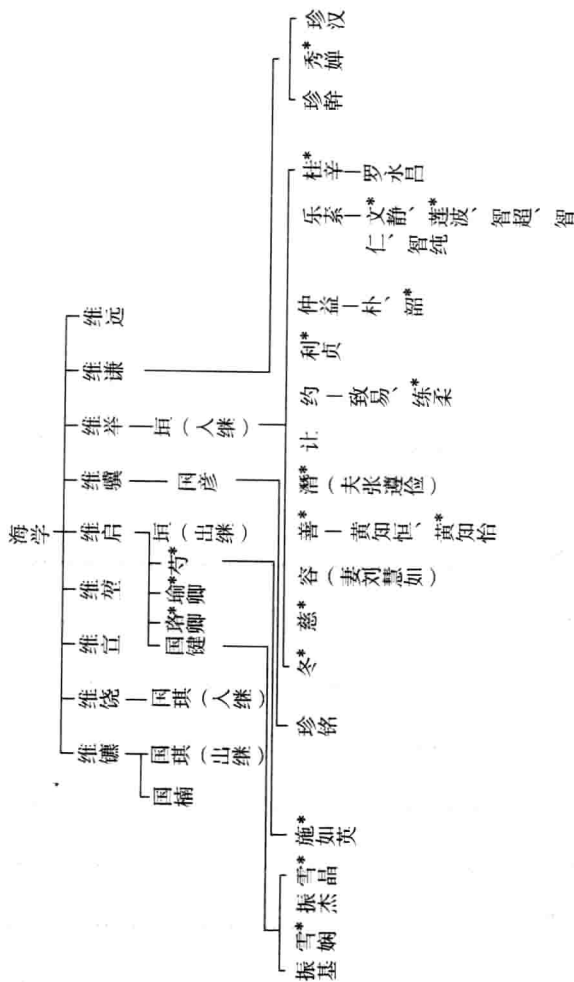
之间再也没有中断联系。再如，1941年10月23日陈垣先生与乐素先生的家书中，回忆了他在1897年（丁酉）参加顺天乡试和1900、1901年参加童试的情况，他在1948年在辅仁大学讲授《史源学实习》课时对此有更具体、生动的描述，见李瑚先生当时的课堂笔记，收入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陈垣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〉讲稿》一书中。两相对照，颇为有趣。

曾诚先生是《陈垣来往书信集（增订本）》的责任编辑，在编辑、出版增订本的过程中，我们合作得很愉快。这次根据读者的反馈和出版社的计划出版这部《励耘家书》，我们再度合作，增加了一些注释，改正了一些错误。我相信，通过我们的努力，本书将不会使读者失望。

陈智超 二〇一三年六月

新会陈氏世系略表

(第三代以下以家书中提及者为限)



注：长幼次序依次由右至左，右上*者为女性